

美國兩黨政治與公共關係



——本文係孫先生於五五年十一月廿日在公共關係學會演講詞。承孫先生交本刊發表，當為留心本問題者之重要參考。

編者附誌——

我不是學公共關係的，但是對公共關係的普通常識，大家都了解，今天所要講的一個題目，是「美國兩黨政治與公共關係」。公共關係在美國，大家都熟悉，非常普遍，無論是公私事業活動或團體組織方面，都以公共關係來推行他們的主張，使大家知道他要做什麼事。剛剛看到貴會第五屆會員大會時，嚴副總統的一篇講詞，其中有兩句很扼要的話：「公共關係是要把握公意的方向，爭取公意的支持」。這簡單的兩句話，對公共關係的意義和內容，差不多包涵得很詳盡。

在美國，對公共關係很重要的部門，都是在政府方面；也就是說：政府一天不能沒有公共關係。我現在講美國兩黨政治與公共關係，不能不同溯近二十年來美國的歷史。我們曉得在第二次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突然逝世後，由當時的副總統杜魯門依法繼承，行使總統職權，連任八年。羅斯福當選第四任總統，是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一月宣誓就職，至四月十二日忽然病逝。從一九四五年春天起，他的任期差不多還有四年，都由副總統繼任。第二次大戰結束，種種問題都發生了，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又一次總統大選。當時美國的反對黨，也就是在野黨的共和黨，不在白宮，却佔領了議會，美國上下二院，都是共和黨佔多數，所以當時共和黨公共關係的宣傳，向人民都是批評、批評、批評！批評杜魯門總統無能，不行，當時的問題全解決不了，要換新的總統。共和黨提出的總統候選人，是很有名的杜威先生，在美國東部的紐約州，當了好幾任州長。在競選期中，一般輿論都是傾向於杜威的，一般政論家，乃至民意測驗機構，也不斷的報導杜威佔了上風，差不多有九成把握；但杜魯門還是不肯放鬆，他在競選的最後幾個星期，自己

個人坐了一列專車，凡是美國幾十個州，他都到了，并沿途發表演講，和地方選民直接接觸，結果出人意外，一九四八年投票選舉完成後，當天晚上得知，竟是杜魯門當選。全國的政論家、政客等，大家都覺得莫明其妙：為甚麼杜魯門能够當選？原來，杜魯門在答覆共和黨批評他的無能、沒有見識時，他說這不能怪我，而要怪共和黨。因為議會裏多數是反對黨，指責當時八十一屆國會是「無為的國會」，是不做事的國會，我的提案都不予通過，以致一籌莫展。所以要糾正這種不良情形，不但要選我，而且要選我同黨的議員，才有辦法。結果選民都以為他說得對，投他的票而當選了，這就是他個人的公共關係做到了。而共和黨的杜威先生以為有九成的把握，用不着大事宣傳，老是坐在紐約，不肯到各州去演講，結果吃了大虧。所以，杜魯門在一九四八年爭取大選勝利能連任總統，一句話，就是指責八十一屆國會是「無能的國會」(Do nothing Congress)，就是這一句很簡單的口號。在杜魯門總統任內，共和黨議會在在一九四八年即通過了一個對總統任期的限制，因為以前羅斯福總統一連當選四任，打破了美國歷史的傳統。美國的歷史傳統，是每位總統最多做兩任，共八年。從華盛頓開國總統起，都不超過兩任；但是羅斯福做滿兩任後，競選第三任，也得到了；第三任屆滿，做了十二年，他還競選第四任總統，而又當選。當時兩黨都覺得不好，認為總統任期不加限制的惡例不可開放，所以通過了一個特別法案，限制總統任期，不能超過兩任。這是在杜魯門任內已成立的一個法案，所以杜魯門做滿了第二任，不再競選了。這時已是一九五二年，共和黨一連五任都未當選總統，在二十年內，全是民主黨當選。所以共和黨的領袖就想辦法，去找一位聲望能夠

壓倒一切的艾森豪將軍，當時他還是歐洲聯軍統帥，把他找回來參加競選。一九五二年競選時，共和黨要從民主黨手中搶回白宮的寶座，提出了一個口號，很簡單：「把這幫壞蛋趕出去！」所謂壞蛋，指的是白宮杜魯門總統的左右。我們在美國很清楚，天天報上宣傳杜魯門左右某某人貪污，貪污什麼東西呢？當時剛在戰後，一切日用品還缺乏，汽車不够用，電冰箱也買不到，所以廠家要討好總統左右的要人，就買一部送給他，冰箱啦、汽車啦，都送給他。他們受之無愧，被人發覺了，這就是貪污。所以競選時，共和黨就有所藉口說：「這幫人都是壞蛋，這次選舉，要把這幫壞蛋趕出去（Turn the rascals out）——這是一句很簡單的口號，選民大家都認為很對。所以艾森豪獲得壓倒的多數票，打败了史蒂文生。

艾森豪就任總統八年，不能再競選了。當時共和黨的候選人是他的副總統尼克森，民主黨則提出一個年青的參議院議員約翰·甘迺迪。我記得當時競選時，電視已很普遍，家家戶戶都有，所以那次競選完全靠電視，不要到各處去演講。那時甘迺迪要尼克森在電視中當面辯論，辯論美國當時的問題和政策，這是尼克森最上當的一次。因為他以副總統的身份來競選，不應該和在野黨候選人面對面辯論。他當時以為無所謂，大概是感到他的辯才並不讓人，我們在電視中看到他們辯論了好幾天，每次都是尼克森吃虧的。大家覺得尼克森怎麼這樣不行，還是甘迺迪的才華好，所以甘迺迪一步步的佔上風。還有一點，當時民主黨是甘迺迪一派，他提出一個競選口號，也是簡單的，他說艾森豪共和黨主政八年，一件事都沒有做，所以美國停頓了，不能進步。他的口號是：「讓美國前進吧，讓我們領導美國再前進」（Let us get America moving again）！只是這句口號，真的便爭取了大選的勝利。

甘迺迪後來做到一九六三年遇刺了，他的副總統詹森繼任，有一年未滿的任期。到一九六四年，再來一次大選。那次大選，民主黨仍由詹森總統擔任候選人；共和黨提出一個新人，也是參議院的議員高華德（Goldwater）先生。當時兩黨的口號，詹森方面是「要建設大社會」。過去羅斯福總統時，實行「新政」（New Deal）；杜魯門總統時，實行「公政」（Fair Deal）；甘迺迪總統時，實行「新境界」（New Frontier）；詹森的口號是「建設新社會」，就是要與貧窮作戰，戰勝貧窮，使美國沒有窮人。我們知道：

美國貧苦的標準，與我們所想的相差很遠。美國所謂窮戶、赤貧的人，就是一家五口每年收入在3000美元以下的人。這種人都算窮光蛋，都要國家想法子來補助他們生活，所以要征服貧窮，就要普遍的把這些收入最基層的人的所得提高。這個口號，當然大家都歡迎。他還有第二個口號，他說：「選民要選出一班人來組織政府，同時要選他的同黨議員出來，才能實行主張一致、見解一致的政治，不要使議會中有強力的反對派，和國內有反對的主張，要 Government by Consensus」。當時大家以為這是應當的，民主國家非這樣做不可。共和黨高華德的口號，實在是對共和黨左派攻擊的，他說：我們等選舉要使選民有一個選擇，究竟是左好，還是右好，不要提出一個候選人和民主黨主張一樣，選民就無所選擇了。所以他說：不是給選民一個應聲筒做回聲 Echo，而是 A choice not an echo。這也是很簡單的口號；可是這個口號，不但對付不了民主黨的優勢，還把本黨分裂了。所以共和黨一九六四年七月在舊金山開代表大會，提名候選人時，共和黨右派和所謂自由派以紐約州長洛基斐勒領頭，對高華德一派吵得很利害，結果大會代表中高派人數多，佔優勢，洛基斐勒想登台講話都不可能。這些都是在電視上公開表現，全國人民都看到的，所以這種情形給選民一個不良的印象；換句話說：公共關係就差了。結果：一九六四年高華德對詹森競選，一敗塗地，差了好幾百萬票，這是一個大慘敗。

共和黨經過這次大慘敗，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大家都很悲觀，許多政治家都說：從今以後，兩黨政治不能存在了，以後祇有多數黨的民主黨了，這是兩年前的話。到今天一九六六年又舉行期中大選，眾議員全部改選，參議員改選三分之一（有三十幾名），同時過半數州的州長和州議會也都改選。共和黨在高華德領導之下，經過一次慘敗，改由尼克森出來想法子，重新建立共和黨的組織，希望就在前幾天舉行的這次選舉中能翻身。尼克森這兩年來苦心經營，領導地方的黨部，他所提的口號是：「要挽救美國兩黨政治的危機」。美國自立國以來，差不多兩百年都是兩黨政治，一個執政，一個在野，在野黨有力量可牽制執政黨，可制衡他，可以 Check and balance，這樣政治才有進步。可是現在經過一九六四年失敗之後，大勢所趨，美國好像要放棄兩黨制度，要行一黨專政了，這對美國傳統的民主政治制度太危險了，所以他的口號就是要挽回這個危機，要重新建立兩黨

政治。這個口號提出來，當時大家都不大注意，以為民主黨成爲多數黨，已是既成事實，有什麼口號可以轉變他呢？尼克森以為可以。共和黨其他領袖也認爲有辦法，不灰心。在前幾天大選結果，共和黨得到絕對優勢的勝利。他們所謂大勝，雖還不能取得議會多數，不過在當時尼克森的計算：如衆議員選舉，共和黨能多贏取四十名議席，就是個很大的勝利了，頂少也要爭取二十五名；高華德更樂觀，認爲頂少有四十五名到五十名。但是旁的政論家和民意測驗組織的報告，却以為共和黨頂多祇有二十名到二十五名；照詹森估計：連二十名都不會有，頂多是幾名而已。十一月八日投票，晚上局面已定，共和黨多贏得衆議員四十七位，參議員三位，州長方面數目更大，新州長有七八位。在五十州中，共和黨州長佔有二十五位，民主黨祇有二十四位，還有一位在(Gorgia)州的還沒有決定。就選票來講，共和黨佔了優勢，全美國一共有五千二百八十多萬票，投共和黨的是兩千八百五十五萬票，投民主黨的只有兩千四百二十五萬票，民主黨的票比共和黨差了二百七十萬張。我們還記得：在一九六〇年甘迺迪與尼克森競選時，相差票數不多，尼克森祇差十萬票，結果失敗。所以按選票來講，這次大選，共和黨勝利是毫無疑義的。

根據這個傾向，美國政治局面和前途有大轉變。過去大家都說：當權的總統一定可以連任，在美國的例子都是這樣的；祇有胡佛當總統時，因爲不景氣，無法連任，所以由羅斯福出來了。現在這一次詹森當總統，美國正是繁榮的時候，經濟情形很好，絕無問題可以連任；可是經過這一次選舉結果，大家的估計在改變了，覺得詹森的把握不大。他們的分析是這樣的：美國民意已經在改變，從傾向左派，慢慢轉爲傾向右派，這個大勢力如果還是繼續的話，到兩年以後，一九六八年時，共和黨相當有把握可以爭取白宮的主人，詹森不一定能連任。這是一個信念的改變；第二個信念，與美國公共關係很有關連。在大選以前，都覺得詹森可以做兩任總統，到一九六八年時應該可以連任；但是再下一屆一九七二年，可能約翰·甘迺迪的弟弟羅拔·甘迺迪會當選做美國未來總統；但是經過這一次大選，這一信念也打破了。爲什麼呢？因爲這次大選，不但證明詹森聲望低落，得不到選民的信任；同時小甘迺迪的力量也不够，他雖然可以號召一般年青人跟他走，可是多數的選票不一定投他。所謂甘迺迪朝代(Kennedy Dynasty)，經過這次選舉，

也打破了。

美國這次選舉最出人意外的勝利者，是新當選的加州州長羅諾芮甘(Ron Reagan)，這人過去一向是做電影演員，還不是第一流明星；有一時期，他在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當過公共關係事務員；最近還幾年，他在好萊塢專拍電視片。他主持一個電視節目，叫 Death Valley Days，是一百多年前的故事，每星期都有他出現。這人原來在羅斯福當政時，是新政擁護者，是民主黨員；後來他轉變了，放棄民主黨，投進共和黨。爲什麼呢？據他宣佈：因爲有一時期，他在好萊塢演員協會裏，所謂 Movie Actors Guild 當會長，才曉得其中有很多共產黨同路人在暗中操縱，他就怕起來，如果民主黨被共產黨操縱，那還得了，他非走不可。在兩年以前，高華德競選時，他拼命替高華德助選。因爲他是演員，儀表很好口才亦佳，所以很多人都樂意聽他演講。這次他的對手是現任州長勃朗(Brown)，勃朗在八年前做加州檢察長；後來一九五八年大選，他是民主黨的州長候選人；他的對手是大家也許知道的加州兩個參議員之中聲望較高的威廉·諾蘭，這人對我們很好，也到台灣來過。諾蘭的看法，是也將將來競選總統，所以與其留任參議員，不如辭去議員回加州老家競選州長，可把握加州八十票提名的代表。因爲加州人口最多，他以為很有把握；但是他走錯了路，他反對工會政治主張，使得加州工會也反對他，聯合起來投勃朗的票，結果勃朗由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官員一躍成爲加州州長，把美國最有名參議員打敗。四年後，一九六二年又大選，勃朗再出馬競選，此次對手是前副總統尼克森，結果尼克森還是失敗。可是這次芮甘以電影演員出而競選，把連任兩次的州長打得一敗塗地，他贏得的票數，超過現任州長一百萬票，在加州、在全美，沒有人得票像他這樣多。

選舉之後，記者訪問共和黨黨要，何以共和黨能得如此勝利呢？芮甘舉出很多理由；但最大的一個，是美國人民要恢復兩黨政治，不要由一黨專權，左右一切，違反傳統，所以事實是美國人民要恢復兩黨制衡制度。還有一點，加州登記的選民，屬於民主黨的，超過百分之六十，這次共和黨候選人的票如此之多，證明有很多民主黨員也投他的票。這是芮甘的說法。第二位記者問尼克森，因爲他這次出力很多。尼克森說：選民大多數心理不安，牢騷，覺得民主黨當政沒有做好，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當然，對外越戰無法結

束，也不能打勝仗，一步步打，不是用全力來打，這樣曠日持久，勞而無功，白白犧牲掉美國年青人，是他們不滿之點。其次在歐洲，美法關係變壞，北約組織幾乎瓦解，這是美國政府外交政策沒有做好。此外，對內因素更重要，一般普通人覺得美國正在繁榮，為何物價普遍高漲？不但汽車、鋼鐵與重工業產品漲價，連民生日用品也漲價。他說：很多主婦們到超級市場，發現也起了變故，到那面買東西時，發現每種東西都漲了價，普遍漲價。因此，自動提倡抵制超級市場，不期而然，大家都用硬紙板寫上標語來遊行，成爲一個民間的運動。這所謂美國物價漲價，是詹森總統任內這次選舉失敗最重要的原因。不但是物價漲，連銀行放款利息也漲了，差不多從四厘漲到六厘、七厘，銀根之緊，緊得大家什麼事都不能做，金融都不活動，這也是他們受打擊的一個原因。州長當選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是密歇根州的州長郎姆尼（Romney），他也是第二任當選。這人在競選第一任以前，大家會認爲他有候選總統的資格，看他這次競選是否有超出常人力量的成績；如果他的票數能獲壓倒多數，同時帶領其他候選人亦當選，那末，郎姆尼在兩年之後，一定要出來競選總統。記者問他這次共和黨勝利的理由，他說很簡單：因爲投票的人對當今政府失掉信任，所以要求掉換。還有一個共和黨要人，兩年前競選總統失敗的高華德說：人民對現在政府不相信，以爲政府的話靠不住，有一種現象英文叫做（Credibility gap）就是可靠性或可信性有缺口。尤其是現任國防部長麥納瑪拉（Mcnamara），胡說八道，都是騙人的，民主黨就吃了這個人的虧。以上關於美國的例，差不多都已講完了。

我的結論是什麼呢？所謂公共關係，不是隨便說空話騙人，可以得到結果的。在第五屆大會時，嚴副總統訓詞還有兩句話，他提出一個原則說：公共關係想做得好，要「以事實取信大眾，以道理說服大眾」，這也是至理名言。這次美國大選，執政黨失敗，就是因爲不能以事實取信大眾，也不能以道理說服大眾，胡說八道，強詞奪理，弄得大家討厭。民主國家民衆的看法很敏感，他們一看不對，就要請他下來，不管他本來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何以美國執政黨或政府，對人民的公共關係做得這樣差呢？這也有道理。凡是在朝的人，多不瞭解民間的情形，却有一個主觀在心裏頭，不管什麼事，多用主觀去判斷，不虛心瞭解客觀的事實，在朝黨容易犯了這樣的錯誤。這也是公共關係要成功最主要的條件。

美國兩年後總統競選，民主黨大概還是詹森出馬，共和黨是什麼人還不清楚得；但是可以這樣說：如果兩年內美國對越戰能有一個決定性的勝利，而取得和平，或者有好辦法能控制共匪，使它不敢冒險擴大戰爭，那末詹森連任是靠得住的，這是對外方面；對內呢？他的經濟政策，所謂大社會，目的很好，補貼失業或生活困難的人，受惠的人固然很感激，但浪費太大，機構太繁複，用人太多。政府發一元錢救濟受惠的人，本身要化八九元錢的行政費，假使今年提出十億預算，窮人直接所得不過一億，剩下的預算，却被官僚機關化掉了，這種大社會，就建設不起來了。

在此次大選後美國衆院民主黨席位由二九五席減爲二四八席，而共和黨則由一四〇席增至一八七席比較多了四七席。在參院民主黨由六七席減了三席爲六四席，共和黨則由三三席增至三六席。在新的衆院還是民主黨多六十一席，可是這六十一席并不是詹森的多數。因爲這六十一席差不多都是產生于南方的。南方的衆議員是保守派或中和派，多數投共和黨的票（共和黨比較保守）。這樣下一屆國會開會，美國總統將遭遇到很多困難。他要提案或請款，都不容易通過。不過也許經過這次競選教訓，詹森會改變，一切從新做起。怎麼做法呢？就是加強越戰，加強兵力，打到北越求和爲止。這樣很快在一年內可以結束戰事，最遲在兩年內可以結束越戰；不過這祇是希望，不一定能完全做到。

美國國防不僅是關係美國安危，也關係到自由世界整個的安危。但是我們留心美國國防部的做法，有許多令人難以理解的地方，就是現任美國國防部長，他對新的武器發展很慢，而取穩健的做法。我記得在艾森豪總統任內，一九六〇年競選時，民主黨提出一個口號打擊共和黨說：「美國彈道飛彈已經落後，趕不上蘇聯，有所謂 Missile Gap」，後來，證明這是胡說。實際上，洲際彈道飛彈就數量來說，還是美國佔優勢，蘇聯還沒有趕上；但是在過去幾年，美國議會裏頭，民主黨堅決主張趕快要完成一個防飛彈的新武器系統。這一點，吵了幾年，議會特別通過很多預算，政府雖不要這筆錢，還是通過多給它多少億元經費來進行新武器的發展，但是國防部長麥納瑪拉幾年來都沒有用這筆款子。爲什麼呢？他說：根據電腦計算，這些錢花得太冤枉，是浪費錢。因爲美國飛彈現在已經夠強，能衝破蘇聯的防禦網，用不着再加強飛彈防禦線。最近在上週出版的美國新聞刊物，發表一個消息說

蘇聯對飛彈的防禦已進行了幾年，美國却沒有動，現在蘇聯已經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兩個大城，安裝了飛彈的防禦系統。據美國軍方估計：這種防禦網完成之後，美國就不得了，美國將佔劣勢。攻擊方面，雖是美國強；對防禦方面，蘇聯已超過美國，這樣均勢已經打破，蘇聯可能出其不意來攻擊美國，等美國反擊時，再拿出新的武器來打下美國飛彈。這樣，戰爭幾小時就可以解決，美國不但是失敗，而整個自由世界也遭殃了。聽說五角大廈現在才主張要建設飛彈防禦網，反飛彈的飛彈網。據美國估計：建立這一防禦網，需要花兩百二十五億到三百億美元才能完成。就這點看來，美國國防部長主政的期間太兒戲了，既浪費時間，又不能省錢。在早幾年來做，就不會有今天的手忙腳亂；現在來做，時間要落後，錢要加多。美國人都說：為什麼麥納瑪拉要這樣做？其實，麥納瑪拉本是個聰明人，很有才華，他是學經濟的，學科學的，早年在福特公司當總經理，他迷信電腦萬能，什麼問題都問電腦，照電腦答覆做。等到現在發現，蘇聯已搶先幾年，建設新的武器系統，才趕緊再做，費用就提高了。

美國雖是一個先進國家，但政治人才並不一定超人。在我們旁觀者看來，還相當幼稚。他們對政治的看法，和對整個世界的看法，到現在還沒有看得準。有一個時期，說是蘇聯要和美國親善，在歐洲防禦就可以鬆懈，而法國拆台也不要緊。為什麼呢？因為現在蘇聯當政者的政策改變了，要注重民生工業，減低軍需工業和重工業生產，這樣蘇聯就不會打仗，不會對美國不好，可以和蘇聯親善。不過現在蘇聯反飛彈網一證實，就證明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它對共匪的看法，到現在還沒有瞭解，它以為毛澤東雖不行，但毛澤東的接班人一定會緩和、改變政策的，也許可以和美國搭橋，這橋是可以搭得上的。美國在聯合國的代表高德柏大使前幾天還在說：美國總有一天，要和中共搭成到中國大陸這個橋的；麥納瑪拉也講過這句話：遲早美國希望能和中共發生良好的關係。這都是幼稚天真的看法，沒有眼光，沒有認識；可是沒有法子，美國的政治家祇有這班人，我們就是吃的這個虧。因為它從前對大陸的政策錯誤，不積極援助我們，而要和共匪調處，所以失敗到台灣來。今天它的政策如果繼續錯誤，我們更不得了。講到公共關係，我們不僅要注重國內，而且要注重國外。今天是世界大通的時代，國際國內的公共關係如果做的不好，我們今後的反攻復國，成敗禍福，就很成問題了。

中共文字改革與漢字前途

本所編印之「中共文字改革與漢字前途」一書，即將出版，全書共五十萬言。綜述共匪交字改革之理論、史實與現況以及漢字應有之整理與發展，並附原始文件。為打擊共匪毀滅中國文化及我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主義之參考資料。

- ①預約期限：自五十五年十二月廿二日起至五十六年元月廿一日止。
- ②出書日期：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元月二十二日。
- ③預約特價：定價新臺幣二百元 特價新臺幣一百元。

——上接第30頁——

組黨政策，願意結束叛亂進行和談，並轉達北平願為調人及幫助緬甸實行社會主義的意願。這就是尼溫不顧安基反對聽任他削髮為僧的原因。接收全國工商業，使陸軍都能主管經濟事業，軍人一致高興，把外僑的事業都由緬人接管，國人當然歡迎，所以在實行新政策的當時，緬甸軍民都是興高采烈，只害苦了外僑，但時至今日，外僑當日感受的痛苦已經由他們承担了。

五 政治外交將隨經濟趨向自由

在尼溫政府及其社會主義路線黨內，有不少緬共潛伏份子，經濟情況的日益惡劣，一片黑暗的前途已使尼溫及陸軍中求急功近利者幡然覺醒，認清了只有向美國求援，把新政策改絃更張。但左派反對者也大有人在，並執行北平的阻撓計劃，尼溫赴美前的鳴放，便是要用民氣來壓倒他們，這並非「陽謀」，擺在面前的形勢，緬甸的經濟政策必須改絃更張——重現安基、巴瑞等藉美國資本技術來發展緬甸經濟的主張，這一計劃的實施，左翼份子要隨着失勢，名為中立實為左轉的外交路線也會自然變更，獨裁政權也要開放。實際上尼溫能決然訪美，其外交路線便已改變，政府的權力也已由左向右，因為他離緬期間，要安基以和尚身份在幕後負責指揮軍政府，返回仰光後，立即釋放了宇巴瑞和宇汝，瞭解緬甸政情的，都認為宇叫迫不久亦將得到自由。巴瑞和叫迫，是緬甸政壇上反共立場最堅定的。尼溫會受兩人的提掣，其入獄是為了反對實施新政策，其出獄，自然顯示尼溫將放棄走不通的道路。宇汝獲釋，不過是陪襯而已，表示他訪美後並不單是釋放反共人物。